

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 推薦序

在後殖民的時代裡，臺灣與日本的關係要如何重新出發？對於這個課題，本書的主人公們——被下一代稱呼為「多桑」的臺灣日語世代，原本是最有能力，也最有資格發言的人。然而命運的作弄、族群的傾軋、語言的壓迫，讓他們成為最沒有能力，也最沒有資格發言，在臺灣現代史舞臺上被噤聲的世代。

其中僅有極少數的文學菁英能夠轉換語言，或者在暗地裡以日文記錄下自己同世代人的心聲；而絕大多數無法以文字書寫的方式來表達想法的市井小民，例如：山地裡的雜貨店老闆、漁民、藥劑師、林業專家、工業技師，畫家、教師、政治犯等等，他們只能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，日復一日，默默體現存留在他們身上的日本精神。雖然，日常生活當中，外在的壓力並沒有放過他們，透過他們最摯愛的兒孫輩，他們依然是家中被嘲笑、誤解的對象。

所幸，在人生旅程的晚年，同世代裡出現了國家元首李登輝先生，時代氛圍終獲緩解。他們的故事，立即受到日本文壇泰斗司馬遼太郎關注，他特地前來臺灣，寫下生涯四十部深度旅行筆記的壓軸之作——《臺灣紀行》。該書出版於一九九四年，平野久美子女史第一次造訪臺灣，開始接觸書中主人公，也正是在同一年。

我並不知道平野女史是否受到司馬遼太郎的強烈影響，但是不知怎地，閱讀本書時，我不斷地想起《臺灣紀行》那本書。二位作者對歷史史料的查證功夫，比起學究毫不遜色（平野甚至還認真進行如社會學家般的大量問卷調查）。此外，有一個共通點，他們都以非常親近，如同家人朋友般的同理心，來看待臺灣的「多桑」。

司馬說：半世紀之前我們都是同樣的日本國民，話匣子一打開，就聊不完。到了平野的世代，她在「多桑」的身上，看到自己父親的影子，她很篤定地說：臺灣人的「多桑」，同樣也是我們日本人的「多桑」！

然而，這段已成過去的歷史，未來要走往何處？

在司馬書寫《臺灣紀行》的年代裡，還看不到走向。經過了十數年，臺灣離解嚴更久、社會更加開放之後，平野女史看到了前人苦心種樹的成果。從櫻木到梅樹，乃至臺灣百合，在思索臺灣人認同情懷的多種樣貌後，從日臺民間人士共同灌溉出的河津櫻上，她似乎找到了出口——以臺灣原生山櫻為母株，接上日本品種櫻木枝，將綻放出一種既是日本、也是臺灣的櫻花品種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讀者若少了同理心，還真會參不透呢！

推薦序

006

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智慧

二〇〇八年十月廿五

多桑的櫻花 / 平野久美子作；潘扶雄譯。
初版。— 臺北縣新店市：繆思出版，遠足
文化發行，2008.10
面；公分
參考書目：面
譯自：トオサンの桜
ISBN 978-986-6665-14-1(平裝)